

打

凡

之

王

非黃

陆幸生 / 著

作家出版社

扫
黄
打
非
风
云
录

陆幸生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扫黄打非风云录/陆幸生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8

ISBN 7 - 5063 - 3370 - 8

I. 扫… II. 陆…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0939 号

扫黄打非风云录

作者: 陆幸生

责任编辑: 贺 平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 - 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乾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字数: 480 千

印张: 14.5

插页: 4

印数: 001 - 15000

版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3370 - 8

定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施正东

我和陆幸生同志合作共事十多年了。虽说他在省里,我在市里,但我们毕竟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从事着共同的事业——“扫黄打非”。

“扫黄打非”工作的实质是意识形态领域内一场严肃的斗争,用中央领导同志的话说,历来和反渗透、反走私、反腐败、反黑社会斗争密切关联,是发生在和平年代里的没有硝烟的战斗。复杂的斗争中充满了斗智斗勇的惊险故事、一波三折的曲折情节和大义凛然的活生生的英雄人物。从事“扫黄打非”的同志们,长期以来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工作,除了付出筋骨之劳,还要承受心智之苦(因为各种矛盾和压力不仅来自社会,有时甚至就来自周围、来自内部、来自身边)。他们以坚强的党性将个人安危置之脑后,顶住压力、排除阻力,一身正气、一往无前,表现出了对理想信念的无比执著和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忠诚。这样的境界,这样的行为,这样的业绩,实在是太需要借助文学作品等形式记载下来、传播开去,对内可进一步激励斗志、推动工作,对外作广泛宣传以感染群众、树立形象。

幸生同志在勤勉工作之余,十分勤奋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中,近年来陆续地推出了几部具有较大影响的纪实文学和长篇小

说,如《银色诱惑》、《银豹花园》、《银狐之劫》、《画册谜案》、《拒绝诱惑》及《“扫黄打非”风云录》等,每部作品中都有着他和一批战友们亲身经历的身影。他通过自己坚持不懈的辛勤耕耘,将“扫黄打非”斗争这一严肃的政治题材繁衍成了蔚为大观的一个文学系列,为当代小说和纪实类文学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发展路径。

《“扫黄打非”风云录》同其他几部文学作品一样,对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严肃斗争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生动的反映。此书动议于五年前,幸生曾多次与我们一些同志商谈过创作动机及情节构架,且书的原名叫《乌合之众》(注:现实生活中,一些不法分子把“扫黄打非”战线上的稽查队员们诬为一批“乌合之众”)。它客观地赞扬了那些从事“扫黄打非”斗争的同志们十多年来无数可歌可泣的工作业绩,反映了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卫士们涤荡文化垃圾、净化精神家园的历史功绩,歌颂了无形斗争中的勇士们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感人事迹。幸生在和我交换意见时说:“我就是要通过这些真实的故事和鲜为人知的经历,用虚构的小说笔法,形成高于生活的文学作品,以阐明一个让天下人都明了的道理:究竟哪类人才是当今社会真正的乌合之众!”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省份的工作往往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缩影;局部地区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和处理,从某种意义上说往往带有普遍性。因此,《“扫黄打非”风云录》一书实际上是原先形象性书名《乌合之众》的概括性表达,就小说的本质而言,两者是统一的。

幸生有着勤于学习、敏于思考、勇于探索、善于总结、敢于斗争等优良品质,这些好的品质既体现在他多年的本职工作中,也表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上。无论纪实也好小说也罢,总之形象化描写和夹叙夹议是他一贯的文字风格。书中许多的议论有时是大段大段的,但却充满思辨、哲理和睿智,击中时弊、入木三分,给人启发、令人警醒,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和感染力。这些年来,伴随写作实践的不断丰富,他的叙事技巧也日臻成熟。从结构安排到人物刻画,从情节铺展到语言运用,基本进入了一种拿捏

自若、收放自如的“自由境界”，给人以“抢了别人饭碗”的专业写家的感觉和印象。新近完稿的长篇小说《“扫黄打非”风云录》一书，可以说是其“陆氏文风”步入成熟期的显著标志。我由衷地为幸生文学创作上的进步击节叫好。

小说即传说，文学是人学，文品亦人品。幸生创作的小说始终充满了正义和正气、豪情和豪气，恰如其为人。“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毛泽东语），当然也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坦率地讲，我一直都很喜欢他的作品，就像比较喜欢他的为人一样。

或许因我是其兄长的缘故，几乎每部作品的初稿幸生都会谦虚地送来让我一读，说是征求征求意见。这是对我的错爱，但更是厚爱。每次，我都深受感动，不敢有丝毫懈怠。作为最早的读者在尽情享受阅读快感的同时，我也认真地履行着“首席判官”的神圣职责。至于效果如何，可以不愧疚地讲，每次都是尽了力的。

算起来，加上这篇文字，我已为幸生近年的作品写了四五篇序言了。我虽不擅此道，却乐此不疲，甘之若饴。

每每作序之时，幸生书稿中的一个“熟悉的陌生人”以及他们所链接的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个情同手足的兄弟，都会止不住地在我的脑际萦绕、在我的眼前浮现，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举手投足无时无刻不在撞击我的灵魂、荡涤我的情思。多少次，深夜阅读着幸生的书稿，一股暖流会从心头涌起，竟不知不觉地夺眶而出……

这样的特殊感受也许会伴随我的一生。

是为序。

2005年7月大暑

目 录

扫
黄
打
非
**风
云
录**

序	(1)
第 一 章 秦东方上任	(1)
第 二 章 机关宿舍楼	(25)
第 三 章 稽查队人选	(36)
第 四 章 刘鹏的故事	(44)
第 五 章 危情之旅程	(54)
第 六 章 梨庄风云录	(72)
第 七 章 初战梨庄镇	(89)
第 八 章 夜探正威厂	(110)
第 九 章 老同学之间	(130)
第 十 章 命运浮沉间	(153)
第 十 一 章 正副职关系	(167)
第 十 二 章 官场的无奈	(182)
第 十 三 章 记者的困惑	(202)
第 十 四 章 陵州俩局长	(217)
第 十 五 章 五莲山风情	(231)
第 十 六 章 主编的疑惑	(252)
第 十 七 章 揭秘大画册	(289)
第 十 八 章 香港出版社	(308)

第 十 九 章	事业和爱情	(330)
第 二 十 章	往事难忘却	(358)
第二十一章	人仕出世间	(376)
第二十二章	不同的失落	(392)
第二十三章	辉煌与覆灭	(410)
第二十四章	升沉与衰荣	(428)
尾 声	寻访隐居者	(445)
后 记		(456)

第一章 秦东方上任

A省出版印刷局副局长秦东方,长着一米八五的大个子,致使他坐在轿车内像大虾米那样蜷缩着,这种姿势让他感觉着实不太舒服。轿车徐徐开进印刷局小院,在那幢六层小白楼前缓缓停了下来。他吃力地低着头,先跨出左脚,再跨出右脚,终于迈出了黑色奥迪车。

这辆车比起局长杨敢之的车略显陈旧,显然是杨局长原来的专车。杨局长换了那辆崭新的德国进口原装6缸2.6车,这辆2.0理所当然就给了新到任的副局长秦东方。今天他将在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的两名处长的陪同下前来履新,本来组织部说好是文汉雄副部长陪他前来的,当然还有宣传部的一名副部长一起来,以示对他任职的重视。但是事到临头,两位副部长都要参加省委召开的一个紧急会议,只能由两名处长陪他前来了,这使他感到上面对他的任职似乎不太重视,于是就有着被逐出宫廷的失落感。

他其实对到这个新单位来任职是看重的。早晨起来特地刮了脸并请夫人华敏用吹风机将他原来一丝不苟的背头又吹了一遍,打上了少许摩丝,使头发稀疏的包头上又呈现出一丝丝状如面条样的纹路。这样使同志们看到自己,很有派头、很有风度、也就很有领导干部的模样了。因为他实在太了解作为领导对自己出现在公众面前形象的重要性,尤其是出现在电视镜头中就不能有丝毫的瑕疵。因为这瑕疵,可能会影响到他在上级领导心目中的印象,就完全有可能影响到自己的升迁。他把眼前的镜子当成了电视屏幕了。他对着镜子满意地笑了。

华敏一边帮他系着领带,一边打趣着说:“东方,你昨晚喝多了,一会儿笑,一会儿哭的,样子怪吓人的,夜里还磨牙,像咒骂什么人呢。今天这种

态倒像是一个新郎官,简直让人耳目一新,光鲜照人。”

他心里“格登”一下,脸上却显得漫不经心的样子,淡淡地反问了一句说:“是吗?”

“嗯。”华敏漫应了一声。

秦东方敏感地问:“我说了些什么?没说什么出格的话吧?”

“瞧你那紧张的样子,在家里就是说句出格的话,我还能将你卖了不成?再说你也没说什么呀!只是笑得怕人,一阵接一阵像是在哭!”

“都是陈宏平那痞子作怪。”

“庄洪生没来?”

“他说要来的,临了他又不来了,说是要接待中央来的一位老同志,委托陈宏平那厮多敬我几杯,那厮一杯接一杯敬,这不,就将我灌倒了。”说这话时,他眼前浮现出陈宏平那张俗不可耐的脸。

说实话,他心中瞧不起这个靠父亲和老岳父的背景,进入政治舞台,又有点随心所欲,完全无所顾忌的纨绔子弟。于是对着镜子里的华敏不屑地挥了挥手,像是赶走眼前苍蝇一样说道:“把我那套皮尔卡丹西服和华伦天奴皮鞋拿出来,今天我要穿得风风光光地去上班。”

“嗯,不要太招摇了,听说出版印刷系统美女不少?”华敏笑着斜了他一眼,那样子是亲昵的,因为在她心目中,丈夫是循规蹈矩的,借他十个胆,他也不敢在外面拈花惹草,别看他那仙鹤似的大块头,相貌堂堂,仪表出众。其实内心是胆小如鼠的,在官场他兢兢业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靠任何背景,靠着自己的勤勉智慧一步一步熬到了副厅级的省政府副秘书长,仕途就像钟表停摆了似的,不再向前了。她知道丈夫虽然外表文弱,那张瘦长的脸上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那双嵌在眼眶中的杏仁眼就仿佛静如秋水,波澜不惊的样子,使人看不清眼睛中流淌的神态。就显得喜怒哀乐从不溢于言表,一副城府很深的样子。其实他内心深处是极为功利的。这功利掀起的波浪,有时也会像火山爆发那样喷薄而出。比如一向不怎么喝酒的东方昨天晚上就被研究室的那帮鬼灌醉了,迷糊中不经意地借着酒醉发了几句牢骚,不外乎是自己其实是被排挤才去了印刷局的云云。

后来他几乎是被驾驶员小张架着回来的,当他踉踉跄跄像是武松上了景阳冈那样跌坐在沙发上,忽然接连发出一阵饮泣,他哭了,哭得很伤心,那哭声使她毛骨悚然,一阵接一阵仿佛自己难以控制似的。哭过之后又是一阵狂笑。接着一阵呕吐,吐得满地狼藉,酒腥一屋,才如释重负似的去洗手间舒舒服服地洗了一个澡,上床沉沉睡去。

她知道他内心痛苦极了,但他不说。她希望他能和她倾吐一番。可他不,他守口如瓶,就是对老婆也从议论单位的事,只是偶尔在只言片语中流露出他对某人的不满。他像是一条被猎手射伤的巨蟒那样,自己孤独地躲进心里那冰冷的峡谷,用舌头舔着自己的伤口。

她服侍他洗了一个澡,将他的头发梳理整齐,他就沉沉地睡死了过去。在梦中她听到他咬牙切齿的磨牙声。她知道他对这次平级调动很无奈,像是一只斗败的鸡被逐出了圈子,从顶楼被赶到了楼下的大院子里。准备在另一个圈子,再进行一场角力。如今的官场什么时候变成了角斗场了呢?而且全无规矩,缺少游戏规则,就带有长官们很大的随意性了。今早起床后的精心梳洗打扮就是为了塑造一个崭新的形象,进入一个全新的、完全陌生的环境,使停滞的事业重新开始。

华敏转身从壁橱内拿出熨烫得挺括一新的那套皮尔卡丹西服,帮他穿上。她给了秦东方一个亲切的只有他们夫妻之间才能体会的眼神,说道:“东方,你今天很神气,倒像年轻了十岁。”

她将丈夫常用的那只咖啡色牛皮公文包递到他的手中,她知道那包内其实并没有公文,只是一张组织关系的介绍信,和一只真空玲珑玻璃杯、一部摩托罗拉小手机。

秦东方像往常一样在七点四十五分就来到了政府机关宿舍楼的楼下,等候他在副秘书长任上乘坐了四年的那辆银灰色丰田皇冠轿车。然而,他的坐车没来,来的是出版印刷局的黑色奥迪,还迟到了十分钟,这使一向像钟表那样守时的秦东方多少有点不愉快。这点小小的误差反倒提醒了他,使他想到如今他是新任出版印刷局的副局长,再也不是省政府的副秘书长了。

当然秦东方脸上还是很淡然的样子。因为他深深地知道长官骑马,士兵走路,这是在井冈山时期就形成的传统,官场只能按等级分配坐骑,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这坐骑也由马换为吉普车、小轿车了。

他想起他在任省政府副秘书长时也是这样,坐的是省政府秘书长庄洪生换下的那辆银灰色的皇冠。不过那辆旧皇冠,虽然跑了近10万公里,由于保养得好还有八成新的样儿,车体线条流畅,车身宽大,车子行驶起来平稳而无声。他内心是极喜欢这辆车的,那种车型现在的丰田公司已不再生产,但是行驶在宽阔的公路上,倒也显得很别致,再加上那是省府的小号牌车,无论行驶到哪里警察总是彬彬有礼地表示敬意,尤其是开进省府大院的那一刻,门口的武警还要敬礼,这不是所有坐小车的人都能够享受的礼

遇。有几次驾驶员不慎违章,警察也只是态度和蔼地提醒驾驶员同志要注意首长的安全,然后敬礼、放行。这首长两字听起来真他妈舒服,一般来说,这是他们称呼来视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用名词。这种特殊的礼遇使他的感觉很好,因此他对那辆车十分钟爱。这就像是一幅赏心悦目的风景画,画中挺拔着一棵棵高大的松树,中间一条洒满阳光的小路透迤着通向远方,画面腾现出金色的辉煌;就像是一首大气磅礴的交响曲,这曲子旋律铿锵,基调昂扬地由低音向高音升调,终于达到某种至高至美的境界,使人欢快奋发。尽管这画、这曲也许有了年头,但出自宫廷、官场是毫无疑问的。那是人生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然而,这道风景线由于他的平级调动,随着皇冠车的消失而变得十分遥远而暗淡。

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显然不想当大官的干部绝对不是好干部,那会使人得过且过。以某种看破红尘似的恬淡和随意,对待工作、事业及其他,就很难作出突出的成绩。他怕遇见这种老油条似的下级,他自己绝不是这种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角。对每一项工作他都是极其认真的,可以说是一丝不苟的。只是这工作如果涉及到有政治背景的权势人物,他才会变得小心谨慎起来。他不能容忍哪怕有一丝一毫的疏忽,而影响他心目中的事业。尽管时下人们不屑地称之为仕途。既然进入了仕途,就要向一个一个台阶冲刺,与其让那些贪官污吏窃居高位,还不如我等良善正直之辈担当重任,为群众干些好事,谋点福利。他心中一直是这么想的。

而眼下从车子开进这个置身于机关大杂院一角的出版印刷局起,他心中就会涌起一种莫名的烦恼,这里缺少大官场的宁静、安谧、肃穆、庄严,即使勾心斗角,相互倾轧,也是在彬彬有礼、水波不兴的外表下进行。而小官场的气氛就有点压抑、嘈杂,人们显得心烦气躁,个个野心勃勃似的,缺少风度和涵养。总之,一切显得粗犷、直白,甚至有点迫不及待,猴急巴巴丧心病狂似的,使人瞧不起。

想到这里,他心情有点沮丧,像是一只被单独豢养的高级金丝猴,被放逐到乱哄哄的猴山中那样,今后也只能入乡随俗去抢食、捉蚤、抓痒痒,显出一副穷凶极恶的俗相来。

秦东方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因出身寒微,迈步官场,如履薄冰,小心理谨慎。违规越矩的事,出格出头的事,暗藏风险的事,他是绝对不愿尝试的,因而使人感觉他似乎城府很深,难以接近。其实那都是缘于他那兢兢业业,一步一个脚印的人生之旅,得益于风诡云谲的官场历练。他,一个建

筑工人的儿子,没有丝毫的政治背景,完全靠自己的勤奋、刻苦和为人处事的小心谨慎。他能在四十五岁的年龄,混到副厅级的位置着实不易,因而对这千辛万苦换来的优越位置就格外珍惜,其潜意识当中当然有着光宗耀祖的念头。就如同古代士人那种十年寒窗苦读中隐藏着的“学而优则仕”的念头一样,潜台词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欲望,这些欲望直白了不太光彩,但联系当今官场实际及潜在游戏规则却也是合乎情理的。

钻出这沉闷的奥迪车,秦东方长长地吸了一口车外清新的空气,仿佛从窄小的牢笼里解放出来。他下意识地用细长的手指梳了梳原本整洁、一丝不乱的背头,整一整笔挺西服上的红色领带,夹一夹胳膊下咖啡色牛皮公文包。刚刚从省府副秘书长任上调任出版局副局长,他在作风上还保留着大机关里的派头,工作上有板有眼,讲究程序、等级,衣着光鲜得体,讲究品牌款式,表面上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讲话沉着稳健,条理清晰,滴水不漏。迎着上班族公务员谦恭的笑脸,他的脸上不断地微笑,不断地点头,与熟悉或者不熟悉的部下笑脸相迎。这微笑从一楼一直洒到五楼,颌首点头从大院门口的门卫点到楼上的同事们。他感到暗自好笑,他就这么带着神秘的微笑打开了自己办公室的门。

秋日的阳光,温暖中透着几丝沁人肺腑的凉意,均匀地洒在出版印刷局副局长的办公室里。这办公室不如省府副秘书长的公办公室宽大气派,那是省府大院二楼三楼朝北的一个房间,宽大的大班桌,舒适的牛皮转椅,红色的地毯,墨绿色的棕榈树,正面墙上的组合书橱,都显示了大机关的气派。那里光线明亮,环境幽静。那里的工作人员走路蹑手蹑脚,说话细声细气,人人都显得十分有教养的样子。使这座古典园林式的省委、省政府大院,除了偶尔响起清脆的轿车喇叭声,就是树林中的鸟鸣。在森森古木的密林间矗立着一幢幢中西合璧的有着琉璃瓦大屋顶、黄色耐火砖墙面的办公楼,这是典型的民国建筑风格。省委大院俨然是一个汇名花佳木、集名胜古迹于一体的大园林。园林中的古色古香花墙又隔出一个个机关小院。不像这出版印刷局的嘈杂和人来人往,间或还有一两个被行政处罚没收了非法出版物的人物在那儿肆无忌惮地叫骂。

这座被称为机关西大院的院子挤着十多个厅局七八幢楼房,缺少统一的风格。建筑式样有民国的小洋楼,有大跃进、“文革”年代的筒子楼,也有格调新颖的新式楼房,简直就是大杂烩。这种大杂烩似的建筑群被分割在几个小院中。有的独居一院自成体系,有的混在一楼,各有楼层。比如这

出版印刷局机关小院就由两组建筑组合而成,一组为四四方方如火柴盒般的办公楼,那是“文革”时的建筑,毫无特色;一组为原法国领事馆的巴洛克式的小洋楼,现在为印刷局老干部活动室。

走进办公室,秦东方放下公文包,先在自己的水杯中泡一杯浓浓的人参茶,然后翻阅当天的文件和报纸。差不多八点一刻,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的两位处长笑嘻嘻地推开他办公室的门,抱歉地说,文汉雄部长和钟文明部长要参加一个紧急会议,不能来陪他去见杨局长了。他点头微笑表示知道了,昨晚在给他送行的酒筵上庄秘书长的铁杆哥们儿陈宏平处长已和他说了。他表示不介意,脸上显出一副很无所谓的表情。然后请两位处长坐。两位处长谦恭地表示,秦局长太客气。然后就带着他去了杨局长的办公室。

省出版印刷局杨敢之的局长五短身材,圆圆脸,大眼睛,双目炯炯有神,人中长而直,双唇厚而阔。他热情地伸出手,一一和组织部、宣传部来的两位处长亲切相握,然后用双手和秦东方紧紧相握,使得秦东方也不得不将右手拍在他的左手背上表示了一下亲切和友好的气氛。

杨敢之豪爽地咧开大嘴一笑:“东方秘书长下派我局,是强化我党组领导,杨某求之不得,我五十八岁了,还有两年退休,我猜想省委如此安排,一定事出有因,出于我出版印刷业管理局新老交替的需要。东方你好好干,到时我一定让贤,一定让贤。”说完又抽出左手有力地拍打着秦东方厚实的肩膀,仿佛想使秦东方感觉到他的真诚。这套官场见怪不怪的礼节程式,终于在杨、秦两位正副局长面带的微笑中演绎完毕。两名处长如释重负,仿佛像是两名解差,将武松送到了沧州府,就要打道回府完差了。

杨敢之笑着说:“别走,别走。”他转身出了门,打开对面的办公室,变戏法似的从中提出两盒高档碧螺春,笑着说,“送给两位,尝尝鲜,这是新茶,这是新茶。”两位处长含笑而去。而秦东方不经意地用眼角的余光一瞥,顿觉眼前豁然一亮,发现那间办公室其实只是杨敢之的一间私人礼品小仓库:里面堆着高档烟酒、茶叶、精致的工艺礼品,满满的一屋子。

就在这一天,由一把手局长老杨领着秦东方与党组成员见了面。局领导的脸上都漾着微笑。这微笑如同司空见惯的城市灰色天空,由于大气的污染而猜不出阴晴晦明,那是官场的礼节,平和的微笑下掩盖着各自“扑扑”跳动的内心,这内心或是勃勃野心,或是耿耿雄心,或是恢恢贪心……总之,喜怒哀乐均由微笑替代。官场随处可见一张张微笑着的面具。

“哈哈——秦副局长是从领导身边来的,是智囊下放我局,暂时的,暂

时的,锻炼一下而已,镀镀金,而后另有高就。”杨局长打着哈哈说道。

“哪里,哪里,我是出版印刷业管理战线上的新兵,还请各位前辈多多关照。”秦东方谦虚地说。

“出版印刷业管理没什么难的,一段时间熟悉熟悉,自然就会进入角色。”管印刷书刊发行还兼着省图书发行总公司董事长的钱无忌副局长说。

“老秦来了正好,我分管印刷、报刊、扫黄、执法,正感力不从心,你年轻,有朝气,我看‘扫黄打非’办就由老秦分管吧!”满头银发的黄鸣翱副局长说。

“由老秦分管好呀,与省委、省政府领导熟,多争取点‘扫黄打非’经费,为我出版印刷业保驾护航。”分管出版社、印刷器材的袁良才副局长说。

分管党务、纪检、监察的赵老,只是象征性地和他点头笑笑,然后与他握了握手什么也没说。

“今天党组成员都到齐了,我们就开一个党组会吧。顺便把党组的分工研究一下,老秦来了,虽然是暂时的,也要分摊工作给他管。”老杨看似随意地说。虽然是党组在开会,其实是老杨一个人唱独角戏,题目也只有一个,就是秦东方的分工问题。老杨提议由老秦分管“扫黄打非”办公室。党组其他成员一附议,党组也就形成了集体决议。

党组会散了,老杨把老秦邀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很客气地为他泡茶。老秦说不用,用目光示意了一下手中的茶杯,茶杯中飘着一片一片白色的人参片。老杨掩上门,向他介绍将由他分管的“扫黄打非”办公室的情况,作出一副倾心长谈的姿态。而秦东方此刻却有一些心不在焉,他看着杨局长面前那张漆得油光水滑的大办公桌出神。那平滑如镜面的桌上倒映出他那张棱角分明、狭长的丝瓜脸,那上面有几分凝重的沉思和几分痛苦的回忆。

在省政府工作的日子里,秦东方和秘书长庄洪生的关系处得平平常常,谈不上亲密无间,也谈不上关系恶化。只能说平淡如水,君子之交而已。

这当然也是秦东方本人的处事风格。他认为君子不党,不依附于某种势力,对谁都不即不离,保持正常的工作关系,靠本事和能力吃饭。他从内心极看不起他的部下,那位长得粗粗壮壮,留着小平头的信息综合处处长陈宏平。陈宏平见到庄洪生就显出那种点头哈腰、唯唯诺诺的样子,而对他却有点显得不以为然,还偶有出言不逊的时候。这小子有恃无恐,当然是因为他的岳父是前任省委书记,而老书记又是庄洪生的官场领路人。

老书记把庄洪生送上了秘书长的位置，又送进了省府领导层，老书记自然也把自己的女婿，推荐给了庄秘书长。陈宏平胸无点墨，所有的信息采集综合资料均由副处长及处员们编写，他只是在审校时签上一个歪歪扭扭的名字而已。难得由陈宏平自己动手编写信息，一则短短的信息错别字就出现三五个，语法不通，语句不顺之处甚多。经常是一张稿纸被秦东方画的红笔道道，等于重写。几次下来，陈宏平口出怨言，背后在信息处拍桌子大骂：“格狗日的秦东方，鸡巴样，会写几句官样文章就骚得摆显，改老子的文章，没有我家稽老头，哪有他的今天！他别自以为得意想算计我，没门！看看到底谁待的时间长。”这话又传到秦东方耳中，他只当没听到，他知道这瘟神是得罪不起的。这小子在机关不用谨小慎微，察言观色，完全是家庭背景的优越性带来的肆无忌惮，就像是一棵根基很深的树是不怕八面来风的。所以这家伙竟然能够下海开公司干了四年后，又重返保留了四年之久的处长位置，显然与秘书长的关系非同一般。最近机关又传言他要当办公厅副主任，大有取代秦东方的势头。秦东方曾问过庄秘书长，庄秘书长不置可否，他也就只好再深问了。对这位桀骜不驯的部下，他也只能忍气吞声，因为他听说这小子对庄秘书长也常常口出狂言，说什么庄洪生这老东西不是玩意儿，对不起他等等。对这句话的含意，他不想深究，也不敢深究，只当这个狂妄的家伙放了一个臭屁，使周围的环境小小地污染了一下，是无碍大局的。既是放屁，就不用管他了。他这么默默地想。他对陈宏平的看法也只是埋在了心里，绝不写在脸上。对陈宏平他反而更客气了，有点敬鬼神而远之的味道，心中难免不抱怨：“省府大院竟出这种人物，简直他妈的一尊瘟神进了城隍庙。庄秘书长竟能容忍这样的人物混迹在省政府办公厅，简直是耻辱。”他摇了摇头。

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是省府大院内部电话的分机。

秦东方拿起话筒，电话里传来了一个浑厚的男人的声音，这声音中气很足，清晰的普通话中夹着南方省份的口音，口气亲切。他一听就知道这是对面靠南的大办公室庄秘书长打来的电话。这庄秘书长平时找他都是请秘书小何跑来通知，凑巧小何不在，也是他亲自打电话来，但口气却是冷冷的，公事公办的。今天怎么啦，这么客气？

“喂，是小秦吗？我是庄洪生呀，你如果没有什么事，请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吧，我有事找你商量。”

“好吧，庄秘书长，我马上就过来。”秦东方恭敬地回答，脑中却在飞快地盘旋着，什么事直接吩咐不就行了，还要找我商量，这可不是庄秘书长的

风格。老庄,我还不了解,他在省府大院是说不二的人物,平时那张冷若冰霜的脸没有半点笑容,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当然见了省委、省政府领导他还是笑容可掬的。秦东方长得高大瘦削,穿着西装,风度翩翩。庄秘书长个头矮小,皮肤黝黑,只是圆脸上架着那副近视眼镜说明他曾经受过高等教育。他秋季喜穿夹克衫,虽衣着齐整,全是名牌,但它那圆滚滚的矮小身材,使人感觉像是一个乡镇企业的老板,不像是大机关的秘书长。因此,在公开场合露面,庄秘书长极不情愿与秦副秘书长同时出现。因为这使他相形见绌,秦副秘书长反而更像首长。有几次他们一起到一个县里检查工作,下面县委的领导竟把秦东方当成了秘书长,把庄秘书长当成他的驾驶员,使老庄心中颇为不快。在省政府机关庄秘书长抓全面工作,基本是大权独揽,小权也不分散。办公厅、研究室是两个独立的工作单位由他秦东方分管,但是他连批一两茶叶的权力都没有。有一次办公厅、研究室团支部联合举办国庆联欢晚会。秦东方批了2000元钱去筹办晚会的奖品、水果、茶叶。到了财务室硬是拿不到钱,最后还是由庄秘书长说了算数。这次庄秘书长一反常态地客气,又使秦东方感到有点纳闷,他好像是有了几分不祥的预感。

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跨过铺着红地毯的走廊,迈进了庄秘书长的办公室。

庄洪生的办公室是一个三套间的大办公室。第一间是秘书小何的办公室,小何见秦东方进门,忙从文件堆中站起来笑着打招呼。“秦秘书长来了,庄秘书长正在办公室等你。”

在秦东方看来,小何脸上的笑容有点神秘,鬼兮鬼兮的。

这时,庄秘书长满脸堆笑从里间快步迈出来。他左手拉着秦东方的手,右手拍着秦东方的肩,很亲切地说:“东方啊,我们聊聊,有些事想征求征求你的意见。”

秦东方随着他敦实的步子迈进了里面的大办公室。秋天温暖的阳光射进这里外两间宽大的办公室,外间是办公用的,里间是卧室和盥洗间,那是领导中午休息和晚上加班后睡觉的地方。办公室铺着深色地毯,正面墙上安装着满壁的木质书橱。橱内放着一排排精装本图书,图书前是一溜秘书长出访各国带回来的小礼品、工艺品。大班桌后面有一张转动着的大班椅,办公桌左侧插着党旗和国旗,右侧则安放着一阔叶常绿植物。庄秘书长关上办公室的门,把秦东方向沙发里让。看着庄秘书长洗茶杯、放茶叶的殷勤样子,秦东方心中想,这些事本应当是秘书干的,而且我也不是外人,